

难民危机面前不进则退的欧盟

难民危机在日趋加重欧洲各国负担，加深了欧洲内部的裂痕的同时，也正在拷问美欧关系的底线。本文为欧洲难民危机系列文章之二。

从目前来看，难民危机可以说是欧洲的地缘政治之殇，欧洲的难民政策存在不进则退的风险。

第一层风险来自欧盟内部的裂痕，目前针对难民危机，大致已经出现了南北裂痕和东西裂痕。

南北裂痕主要是因为地中海沿岸的南欧国家是难民的主要入境国，他们本身就是欧债危机中受紧缩政策冲击最大的国家，因此迫切要求其他国家分担容留难民的责任，并且更加依赖欧盟的帮助，而往北边走不在边境线上的国家则压力相对较小，政策选择余地比较大，也比较自主。东西裂痕则主要是西欧国家和中东欧国家因为经济、文化、开放程度的差异造成的难民问题主张差异，相较于西欧国家，东欧国家对难民普遍采取

了比较保守的态度。因此，缺乏有效的整体政策，各自为政带来的混乱也是危机的一部分，恶化了危机整体状况，加深了欧盟的裂痕。

第二层风险是国家内部政治和欧盟政治两极化的风险。

难民危机和恐怖袭击活动加深了欧洲国家内部的不安全感，给因欧债危机而抬头的右翼党派借机宣扬反移民、反欧洲言论的机会。如果任其发展，可能造成国家内部的排斥穆斯林移民的现象，加深社会危机，造成各国政府在移民政策上的被动。而右翼宣传的民族国家至上的排外思想，则进一步限制了国家间寻求合作能力，给欧盟团结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如英国目前势头最劲的独立党（Independence party），就是推动英国脱

欧的主要力量，而法国的国家阵线党（National Front）、德国的另类选择党（AfD）、瑞典的瑞典民主党（Sweden Democrats）都是横亘在有意加强欧盟合作解决难民危机的主要国家面前的巨大挑战，他们都反对接纳难民的政策。而欧盟议会中的右翼疑欧政党，则主要质疑的精英政治驱动的欧洲合作并不能反映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因而缺乏“合法性”，这在另一个层面上制造出了对立和裂隙。

第三层风险是德国无力继续独立承担难民危机领导作用。

从目前来看德国在难民危机中继续承担无可取代的领导作用，这有赖于默克尔政府强有力的领导，然而由于政策本身的可持续性受到国内民众质疑，以及缺乏其它欧盟国家的支持，其处境日益孤立，支持率不断下降，甚至在执政党联盟内也遭到批评，这是很罕见的现象。今年1月底德国《明镜周刊》发表长文《被孤立的总理：默克尔动机何在？》更是直接质问为何默克尔要把积累了10年的政治资本押在难民危机上。在欧盟中，不乏像捷克前总统泽曼这样公开质疑其难民政策立场“天真、不理智”的立场，虽然3月默克尔力排众议同土耳其达成了难民遣散协议，但在各成员内部也是褒贬不一。如果默克尔还寄希望于在2017年大选中继续连任，就必须对目前的内外压力做出相应的妥协，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立场，甚至部分放弃承担领导责任，这势必进一步导致欧洲在应对危机上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状态。因此，默克尔积极的难民政策迫切需要其他欧盟国家的支持。

此外，危机在日趋加重欧洲各国负担，

加深了欧洲内部的裂痕的同时，也正在拷问美欧关系的底线。

从整体上看，欧洲面临的难民危机是更大范围的叙利亚危机的一部分，欧洲可以部分解决难民问题，但无法为整个危机买单。正如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外交安全高级主任，跨大西洋中心执行主任 Ian Lesser 指出的，这又是由包括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在内的整个中东的战略失败带来的直接后果。

然而面对欧洲接收难民的巨大困难，美国的态度几乎可以说是冷漠的。除了为中东难民安置区提供了5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援助外，美国对应当承担的责任和可以发挥的作用几乎只字未提，目前美国接收的叙利亚难民数量也只有约3000人，这种做法被媒体称为“令人蒙羞的回应”。虽然2015年9月奥巴马力主2016年接收1万叙利亚难民，并在2017年将份额提高到10万，但是提议很快受阻。巴黎暴恐案发生之后，美国有31个州表示拒绝叙利亚难民入境。

在危机的整体解决上，美欧双方的合作也仍然非常有限，目前美国政府并未明确叙利亚政策，也并未声援欧洲，这也让危机的解决蒙上一层阴影。美国的这种做法已经让一些欧洲国家感到失望，即便是有严重疑欧情绪的英国，也不缺乏呼唤美国帮助解决难民危机问题的声音。诚然，美国现在也面临多重挑战，并且政策视野日益转向国内，并希望欧盟帮助分担责任并“照顾好自己”，但如果任由叙利亚局势不断恶化，压垮的不仅是欧洲，也是美欧关系。